

你喜欢“新的老建筑”吗？

如果你去莫斯科旅游，可能会看到莫斯科河边的救世主基督大教堂，这是为纪念俄罗斯在1812年战胜拿破仑而建造的。但你眼前看到的那一个是重建的，或者说，是复制品。大教堂于1931年被摧毁，1958年，那块地方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室外游泳池。很多莫斯科市民在那里游泳，然后享受热腾腾的淋浴，这也是他们的记忆。但几十年后，游泳池被废弃，大教堂重建。1997年，新的大教堂出现在莫斯科的天际线上。原来的大教堂花了44年才建成，复制品只用了五年。

英国理论家罗斯金非常不喜欢“重建”“翻建”或者“复制”，他写过一本书叫《建筑的七盏明灯》，他说“恢复”不是更新，而是抹杀，从头到尾都是谎言，“就像复活一样不可能”。罗斯金是在工业化的英国背景下写作的，他认为英国对机械化和机器的痴迷，表明了社会的道德败坏。哥特式老建筑具有工艺的“神圣性”，它不是哪一个设计者的作品，而是历经多年、几代人完成的作品，以往的人类在老建筑上留下声音和痕迹，任何复制品都是抹杀。如果要修复老建筑，那就进行最小的干预，保护其历史结构，哪怕是一片废墟。美国建筑师詹姆斯·马斯顿·菲奇（James Marston Fitch）声称，复制是所有干预措施中“最激进和最危险的”，

从这个意义上说，重建或复制从来都不是价值中立的行为。

复制品会削弱公众对原作的欣赏。复制品太干净，太完整、太令人放心了。还有一些建筑评论家说，“公众越来越沉迷于假货”并且痴迷于“标志性”的建筑。所有建筑的内在是意识形态——建造它们的意识形态和保持它们活力的意识形态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重建或复制从来都不是价值中立的行为。意识形态价值无处不在，在每个材料和每个风格选择的背后，都有不同的表达——连续性、怀旧，或者对等级制度和民族神话的肯定等等。

我去过不少城市，我发现，“老街”是标配，城里总有一块地方被装扮成“老街”的样子，它们的商业形态都类似。

我去过南京，南京的大报恩寺琉璃塔非常有名，当年乾隆皇帝要在清漪园里复制一个，可惜南京的琉璃塔毁于1856年的“天京事变”。150年后，南京启动了重建工作。2012年，在大报恩寺琉璃宝塔的原址上建成了一座与原塔形似的“轻质玻璃塔”，并开了一个遗址公园。按理说，遗址和复制品是两回事，但那里既是遗址，也有复制品。我去灵谷寺看了“无梁殿”，那是留下来的真的老建筑，当然也经过加固，但灵谷寺无梁殿那个地方的气场太独特了，能看到前人留下的痕迹，玄虚一点儿，也能听到前人的声音。🏠



苗 炜

专栏作家

Columnist

读书, 写字, 旅游, 锻炼